

與中國女孩談情說愛

撰文／郭瑩
口述／托尼（澳大利亞）

公車上一見鍾情

我認識女友蕭蕭的過程，如瓊瑤小說中的肥皂劇情景。周六傍晚北京動物園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（中式英語，人山人海）的公車站，我一番拼搏總算擠了進去。車內大家如罐頭裡的沙丁魚般粘在一堆，令我極尷尬不安的是，我胸前貼著位矮我一頭的姑娘，這可如何是好？下午剛看過報紙上痛斥「洋鹹豬手」的新聞，深圳公車裡一美國青年酒后耍流氓，當眾扒開一中國少婦前胸的鈕扣朝裡看風景。「襲胸」事件直鬧到中國外長召見美國大使，向其提出外交抗議。可眼下我就「摟抱」著位中國姑娘，現正恰逢「洋鹹豬手」事件的敏感時刻，中國人正處於群情激忿的風頭上，我這倒霉的手若稍出差錯，那可就…。

別怪我杞人憂天。1999年5月，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遭美國飛機轟炸，為此我曾如池魚一般被殃及過。那天我與一外企的中國女職員，到美國大使館門前觀望中國青年遊行示威。一群人瞧見我後便嚷嚷道：「這邊站著個美國鬼子，我們過去報仇雪恨呀！」遊行隊伍激昂地揮著小旗子高呼著抗議口號圍了上來，眾人紛紛要求我表態。我忙申明自己是澳洲人，並表示很同情中國人的遭遇。這時有人開始往美使館裡擲石塊，旁邊一小伙子分給我一塊，我慌裡慌張地拒絕了。我意識到今天過來看熱鬧的行為太魯莽了，於是我們決定撤退。逃到友誼商店門口一輛出租車前，那司機一見洋鬼子便喊：「我不拉美國鬼子，現在國難當頭。」然後又斥責我身旁的中國小姐說：「咱們國家都苦難到這地

步了，你還與洋人胡搞，真不是東西。」那些日子我的一位丹麥朋友外出時，T恤背後總貼著張告示：「我是丹麥人。」

眼下面對睹在我胸口上的姑娘，緊張得後背冒涼氣，這該死的「洋鹹豬手」真不知藏到哪裡才放心。我思忖著也許先道個歉不失為上策。於是我趕忙皮笑肉不笑地裂嘴說：「小姐，真對不起，我這麼大塊頭擠著你，十分冒犯。我也是沒轍，你看，我實在動彈不得。」那姑娘對我能吐出北京話十分地好感，她笑起來挺大度地說：「沒事，天天上下班擠車，都久經鍛鍊了。」我懸著的心總算踏實了。我倆就這麼藍眼睛瞪著黑眼睛，實際上依偎著這麼近我仔細瞧了，她的眼睛不是黑色的而是棕褐色的。我倆的姿勢令我覺得挺不安，便開始沒話找話地與她搭訕起來。聊起來後，那姑娘似乎對西方的博物館特感興趣，沒完沒了地向我問東問西的。我就順嘴謊開了：「下次我拿來西方博物館的畫冊給你看，你能不能留給我你的電話。」從實招來，當時我是動了賊心，我覺得她比鞏俐、章子怡都漂亮，當然巴望再有機會再見啦。

於是畫冊做為切入點，我與蕭蕭開始了日後的故事。

遭鄰居白眼

不久我即意識到，在內地與中國女孩談戀愛不是件輕鬆的事情。實際上我挺欣賞毛澤東老先生的教誨：「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，就必須親口嘗嘗。」這要是打算一輩子選擇與梨子為伴，我當然要先試試是否合口味。我與蕭蕭在北京朝陽租了套民房

過起了家家。首先每天夫妻雙雙把家還，就遇到了嚴峻考驗。頭回當我拉著蕭蕭的手邁進電梯後，電梯大嫂以其職業觀察家的眼神盯著我倆好一會兒打量，在西方陰著臉一言不發地公然審視旁人是絕對冒犯對方的。我終於熬不住電梯嫂的衛生球眼珠了，於是我僵硬地擠出來一個微笑。這下電梯嫂衝著蕭蕭開腔了：「他是哪國人？」我已習慣了關於我的私人問題中國人不喜歡直接來問我，常常是轉過臉去諮詢我身旁的中國人。蕭蕭答：「澳大利亞人」。大嫂警惕性極高地跟了一句：「結婚了嗎？」蕭蕭低頭不語。我想像不到後果的嚴重性，冒失地脫口實稟：「我們還沒打算結婚呢。」電梯嫂的臉色立刻嚴峻起來，然後就不再搭理我們了。此後我與女友並肩出入時，樓內鄰居盯著我倆的眼神令我十分不自在。為此我學會了一個中文詞叫「遭白眼」。

無人在乎我們的愛情

女友若獨自等電梯時，圍在周圍的鄰居便七嘴八舌地活躍了起來。樓下張先生好心規勸蕭蕭說：「那麼多中國好小伙隨便找，哪個不好，還是血濃於水的自己同胞跟你情投意合一條心。別跟老外攪在一塊，早晚肯定會被洋人給甩了，不會有什麼好下場。」蕭蕭問他見識過幾對異國鴛鴦，又見識過多少失敗的跨族婚姻？該先生避開問題語氣激昂地聲稱：「聽說不少嫁過老外的女孩，過幾年離婚後都幡然悔悟痛改前非，轉回來重投中國男人的懷抱。」到頭來都是聽說。李嫂接著搭腔了：「如今這些年輕女孩，什麼丟臉的事都做的出來，國格人格都不要了。」吳媽嘆口

氣諄諄道：「那些老外在咱們這停個一年半載地就抬腿跑了，甩下了你可怎麼辦呀！這將來哪個正經男人還敢娶一個與老外有過一腿的女孩呀？你這污點就再也洗不掉了。」王姐倒是最開明，顯然瞧不起那些小市民沒見識。她理直氣壯地給蕭蕭打氣說：「找老外就是高。我那侄子花了一萬多塊錢給仲介這才辦成留學。要是找個老外結婚，一夜間就移民國外了，西方「戶口」就輕而易舉地到手了。即便以後離婚了也值得，這是條捷徑。」李嫂接了話在替蕭蕭著急：「那你得趕緊催那老外領結婚證，省的夜長夢多。」自始至終未有何人提及愛情。

在我們的住宅區，許多大樓的出口處總貼著一些巴掌大的紙條，上書：「辦證」或者「性病」，下面是一組手機號碼。有天清晨，我與蕭蕭照常手挽手地出了大樓門，一位中年婦女迎面過來熱情主動地與我倆打招呼，與樓裡鄰居們的冷臉相比，這倒是稀奇事。她湊過來神秘地詢問：「辦證嗎？便宜。」我好奇地問：「辦什麼證？」她俐落地回答：「什麼證都能辦，學生證、畢業證、學位證書。噢，對了，我可以幫你們辦個結婚證書，優惠你們，300塊錢就行。」我道聲：「謝謝，不要。」接著往前走。她追上來再次獻殷勤說：「要是想看性病，我也有路子給你們找到大夫，包治包好。」說著就往我手裡塞了一張名片。我真懷疑清早自己仍在做著惡夢，居然遇到如此神經的人和神經的事。女友告訴我，這些人都是非法兜售假證件的或者地下庸醫，牆上那些野火燒不盡、春風吹又生的小字報，就是他們的廣告。 ㊦